



ZHAN
DI
SUI
BI



湖南人民出版社



战地随笔

〔美〕斯坦贝克著

朱 雍译



ZHAN
DI
SUI
BI

〈美〉斯坦贝克著

朱 雍译

战地随笔

湖南人民出版社

John Steinbeck
ONCE THERE WAS A WAR
根据 Penguin Books 1977年版本译出

战地随笔
(即：打过这样一场战争)

〔美〕斯坦贝克
朱 雍 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32,000 印张：8.25 印数：1—7,500
统一书号：10109·1925 定价：1.00元

目 录

作者小传.....	(1)
译者的话.....	(5)
原序.....	(7)
英国:	
运兵船.....	(21)
飞机的名字.....	(42)
国内新闻.....	(45)
迷信.....	(49)
准备空袭.....	(53)
地勤.....	(56)
等待.....	(60)
思乡日.....	(63)
多佛尔人.....	(67)
扫雷艇.....	(70)
海岸炮兵连.....	(74)
酒鬼.....	(77)
闪电战纪事.....	(80)
莉莉·马林.....	(84)
谈论战争.....	(87)
并不存在的农舍.....	(90)

种菜·····	(94)
世界的现状·····	(97)
影院劫难·····	(100)
笼统的概念·····	(103)
大火车·····	(107)
鲍勃·霍普·····	(111)
舒适的城堡·····	(115)
美国兵来了·····	(118)
一只手·····	(123)
“大火车”马利根的军旅生涯·····	(126)
口香糖·····	(130)
墨索里尼·····	(133)
掷骰子·····	(137)

非洲：

去非洲的飞机·····	(143)
阿尔及尔·····	(146)
手表骗子·····	(150)
开小差·····	(155)
“飞越大洋俱乐部”成员在战时 的威胁·····	(159)
废武器堆场·····	(162)

意大利：

演习·····	(166)
登陆·····	(173)
巴勒莫·····	(186)
纪念品·····	(190)
欢迎·····	(193)
上将夫人的行李·····	(196)
卡普里·····	(200)
海战·····	(203)
悲伤的酒吧伙计·····	(207)
摄影机前出战士·····	(211)
小妖怪·····	(214)
护身符·····	(220)
症状·····	(223)
胶合板舰队·····	(226)
驱逐舰·····	(234)
衣衫褴褛的伞兵·····	(238)
芬托泰内岛·····	(241)

作者小传

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是美国著名作家，一九六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斯坦贝克一九〇二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这个太平洋沿岸的小城是他许多作品的背景。他从小生活在小镇、农村和牧场，上学时就和当地的劳动人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攻读文学和海洋生物学。上学期间干过许多艰苦的工作，因此很了解穷人，尤其是农场的移民工人。他没有取得学位就去了纽约。此后他开始写作，谋求在纽约当一个作家，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回到加州老家，在孤寂的农舍里继续写作。他的第一本小说《金杯》(一九二九年) 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直至《托蒂亚平地》(一九三五年) 发表才受到人们的注意。他的早期作品以美国西南部为背景，已经朦胧地显示了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他褒扬劳动人民的纯朴本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作品幽默风趣，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后来陆续出版的作品巩固了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他的思想倾向更趋明朗。《相持》(一九三六年) 是又一本成功之作，反映了农业工人罢工

斗争。寓意性的中篇小说《人鼠之间》（一九三七年）刻画两个相依为命的流浪农业工人的如田鼠般的命运。这本小说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都很成功，曾获美国“剧评奖”。一九三八年他的短篇小说集《长峡谷》出版，其中收入著名的《红马驹》。小说通过少年裘德的眼睛观察世界，表现了对自然、耕地、荒野和山岭的深情，被称为“当代最美丽的小说之一”。

斯坦贝克最大的成功是《愤怒的葡萄》（一九三五年）。小说描写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俄克拉荷马州的约德一家被迫离乡背井，迁往加州去谋生。他们一家和其他农民一样在那里受尽虐待和剥削，于是饥饿的人们组织起来罢工，却又遭到残酷镇压。这部杰作引起全世界读者的共鸣，成为美国文化的原型之一。斯坦贝克因此被称为“美国无产阶级的喉舌”，他的文学成就到达了巅峰。

二次大战期间他写过一些反法西斯作品，如《月落》（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他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战地记者，在英国和地中海地区采访，这一年写的通讯和杂感于一九五八年结集出版，题为《战地随笔》（一译《打过这样一场战争》），是一本颇具特色的军事题材散文。

此后他的作品著名的有《罐头厂街》（一九四

四年)、《珍珠》(一九四七年)等。

他晚年的作品如《烈焰》(一九五〇年)、《伊甸园之东》(一九五二年)、《甜蜜的星期四》(一九五四年)和《烦恼的冬天》(一九六一年)等,思想和艺术水平与其创作盛期的作品相比一般认为较为逊色,但也有人认为作了一些新的尝试。

一九六二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那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力的创作,把蕴含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结合起来。”他获奖时曾风趣地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死神之吻”,意思是作家获得诺贝尔奖后,其作品往往无以为继。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因病逝世,死后出版了《书信集》及其他一些遗著。

译者的话

斯坦贝克以写小说成名，其实他也是一位散文作家，写过许多很出色的散文，如《考茨海》、《旅俄纪程》、《战地随笔》（即《打过这样一场战争》）、《和查理一起旅行探索美国》等。

一九四三年，斯坦贝克任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战地记者。一年间他在英国、北非和意大利写下了几十篇通讯，十五年后（一九五八年）结集成书，题为《战地随笔》竟成了美国散文中的名篇，历久而不衰。美国的评论界说：“你若忘却战争是什么样子，斯坦贝克将刷新你的记忆，岁月决不会使这样的作品黯然失色。”

这本集子的基调是奋发向上的。一九四三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作者是抱着必胜的信念给国内读者写通讯的，让他们在密布的战争阴云中看到胜利之光。但是他坚持真实地报道美国军队的情况。他褒扬士兵们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同时又以诙谐的笔调写他们思乡、偷安和怕死。

作者随军进入战区，剑及履及，把战争中瞬息即逝的那些有意义的事记录下来，然而他报道的不是“纯新闻”，而是注重写士兵的情绪。斯坦

贝克是大手笔，他不仅以极经济的笔墨勾勒出在火光硝烟背景上的士兵群像，飞机、大炮、军舰在他笔下也都象人一样各具个性。他选取的题材可以说是极平凡的，但是他能化平淡为奇警。他是小说家，小说家写散文往往别具一种魅力。

这些短文成于仓卒之间，却仍有很高的艺术性，往往发人之所未见，几乎每篇都有点睛之笔，令人读后难忘。这本集子的语言短促明快，是战场的节奏，此外，文中机智的谈锋也是一个明显的特征。也许这些就是这本散文集能传诸久远的原因吧。

朱 雍

一九八四年八月

原 序

从前打过这样一场战争，但由于年深月久，比起别的战争和另外一种战争来它又那么不起眼。以致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也不免将它遗忘。我说的那场战争，发生在使用铤甲强弩的“克莱西之战”^①和“阿让库尔之战”^②之后，而在扔到广岛、长崎的试验性原子弹略施小技以前不久。

我也曾经历了一下那场战争，可以说只是去参观了一下吧。因为我身穿战地记者服装，当然不会去打仗。饶有兴味的是，我对那场战争已记不太分明了。重读这些当年怀着激情发出的通讯，荡然无存的影象和情感忽又联翩而至。

也许把灾难遗忘掉是正确的甚至是必须的。看来战争的确是人类容易忘却的灾难。如果我们能从灾难中学到什么，那么让记忆长存才有益，但我们偏不去学。据说古希腊每隔二十年至少要打一次战争，因为每一代人都得了解战争是什么样子。在我们看来，必须忘记或千万别再耽迷于

① 克莱西是法国一村名，一三四六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率四万英军在此击败十万法军。

② 阿让库尔是法国地名，英法“百年战争”中亨利五世率英军在阿让库尔附近一村中与法军激战，万余法军战死。这是英军继克莱西之战后又一次胜利。

那种残忍的胡闹。

不过，我说的那场战争也许值得记住，因为这是最后一次那样的战争。美国内战曾被称为最后一次“君子之战”，而所谓二次大战则无疑是最后一次历时长久的全球战争。下一场战争，如果我们愚蠢得听任其爆发，那就是最后一次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到那时将无人幸存来回忆了。如果我们真是如此愚蠢，那么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就不配生存。物竞天择，许多别的生物已从地球上消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能逃脱这万古不易的自然规律；过度的军备、过度的骄奢，特别是过度的一体化预示着行将灭亡。马克·吐温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的美国人》里用了“胜者被败者的累累尸骨压死”这样一个反论，这真是可怕而又可能。

然而，无论多么可能，也只是猜想而已。说来也怪，在我模糊记忆里的战争，已象猜想一样朦朦胧胧。我的朋友杰克·瓦格纳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弟弟马克斯则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杰克偏爱自己了解的战争，言必称“了不起的战争”，但他的弟弟听了却很讨厌。自然，“了不起的战争”只是你所了解的战争。

但是，你现在了解它吗？你还记得它吗？战争的规模、人的观念、恐怖，对了，也还有欢乐

喽，你都记得吗？我不知道经历过战争的人还有多少能记忆犹新。

自从这些通讯仓卒脱稿，用电话隔海传递，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其他许多报纸的特快消息发表之后，我就和它们睽别了。那个年月是战地记者写书的黄金时代，但我忍住了冲动，我认为，或者说曾经认为，这些通讯除非在未来二十年内还有真实性，否则也只配留在泛黄的旧报合订本里。现在我拿出来发表，完全不是我的初衷。过了这么多年，再把它们披览一过，我不仅看到我遗忘了多少，还认识到它们是时代的产物，态度是传统的，情感冲动是浪漫的，从在它们之后发生的一切来看，也许还是不准确、歪曲和偏狭的。

这些通讯所记述的都实有其事。但重读之余，我的记忆又复活了起来，浮现出另一些也确实发生过却未予报道的事。这些事没有报道，部分是制度问题，部分是传统原因，而主要是因为有一种被称为“一切为战”的大而空的东西。妨碍或违反“一切为战”的自然坏的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也由记者自己去判断。他们一旦忘情，破坏了任何一条规矩，那么新闻检查官、司令部、报纸以及最有约束力的，也就是有战争观念的老百姓、“鸛鸟俱乐部”、《时代》周刊和《纽约人》这些

不打仗的“兵团”，就会迫使记者就范，不然就以危及“一切为战”为理由建议记者离开这块地盘。公众团体协助研讨战术和后勤，母亲组织去监督品行，我说的品行不只是性道德，还有要钱、鬼混这样的一般问题。保密是个特别领域。也许二十年来我们在保密方面十足有害的歇斯底里就萌生于那个时期，当时我们过分注重保密，起初是怕走漏运兵船航行消息会引来成群敌潜艇，倒也合乎情理。谁知从那时起便难以控制，结果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图书馆里都能查阅的资料也成了严守的机密，最严守的机密说穿了是众所周知的。

我不是说记者们都煞费苦心，被迫服从行动准则，他们大多头脑里就有一本行动准则，甚至据“一切为战”而给自己划框框。海盗书局决定把这些通讯结集出版，并建议我：既然现在一切限制都已取消，就应该把发稿地点的“某地”改成事件发生的明确地点，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我当时过分保守机密，以致现在已回忆不起来那些事究竟发生在哪里。

说起框框，有些是别人强加的，有些是我们作茧自缚。事过二十年，觉得实在可笑。我只能追忆出几条来。其一是，美军里没有胆小鬼，在勇敢的士兵里，步兵最勇敢、最高尚。依照“一

切为战”，这理由当然显而易见，在整个战争中，步兵最脏、最累，奖赏也最低微。撇开危险和脏不说，许多他们必须去干的事还是十分愚蠢的。因此必须使他们安心，去相信他们认为愚蠢的事实际上是必要和明智的，干了这些事便是英雄。当然，谁也没有哪怕是偶然地调查过，士兵实在无可选择。他们若去自由选择，那么不是被就地正法，就是被终身监禁。

第二个惯例是：我们没有残暴的、功名心重和无知的指挥官。如果说有我们参与其中的这一群乌合之众会要惨遭失败，这不仅早就可以预见到，而且想夺取胜利的重大战略居然有赖于此。

第三个要恪守的规矩是：五百万正常的、年轻力壮的、性欲旺盛的士兵，在“一切为战”时期改了好色的积习。其实，他们携带光屁股姑娘的照片，称之为“墙头美女”，但谁又想过这是自相矛盾的事。惯例即法律，军需处订购不知几百万避孕同时预防梅毒的阴茎套，只好被解释为是用来防止机枪受潮——也许果真是防潮。既然我们的军队和一切军队一样，都是由好人与歹徒、美的和丑的、残忍的和善良的、野蛮的和仁慈的、身体强壮的和体弱多病的士兵构成，要维护把军队说得尽善尽美的惯例似乎不容易，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都是“一切为战”的一分子。我们追随